

梦回山口洋(二十四)

作者：夏明



就在德翔踏入大哥家门的同时间，邮差把德翔从山口洋发来的电报送到！

蜗居的小屋打扫得很干净，约两平方大小的厅铺水泥地板，小厨房、砖砌的小蓄水池，蹲厕，井井有条。大哥与同居的妇人的小房间仅够摆一张双人床，挂起的蚊帐收拾得整整齐齐，一如大哥一向做事的风格。

来自井里汶的夫人叫安妮，很有礼貌，笑容可掬，皮肤黝黑，小男孩在厅里骑着小三轮的童车，扬起小手与来人打招呼。

大哥又惊喜又尴尬。

葵香收到德翔从巴城的来信，知道他已安顿下来并得悉天和的情况，立马卖掉所有家当，与桂媚乘船来到巴城。风风火火让德翔带着赶往天和的家。她心中有

太多的牵挂，觉得自己对这个大儿子真的关心得太少。

小小的蜗居室一下子添了三口人，就在厅里的水泥地板上过夜。虽然热带的气候并不害怕睡地板，但潮湿的地板让葵香和桂媚睡得腰酸背痛。葵香以她坚忍不拔的意志领着桂媚迈开腿，在红桥附近的贫民窟找到一间半砖墙半竹篾的小房间，想把它搞到手。

周先生知道葵香来到巴城，立即派车来接打石巷。

“香姨，你不要客气，有什么困难，你尽管说”周先生对葵香的到来，非常高兴。

葵香把在红桥找房子的事说了。

“没问题，我来把它买下来。德翔，趁现在月初工作不多，给你几天假，去帮妈妈把事情办

了。”当晚，周先生还在快乐世界的潮州餐馆请葵香一家吃饭，特意安排周嫂和大女儿阿琴作陪，然后又安排阿佐送他们回家。

葵香叫天和暂不去打零工，过来红桥帮忙修缮房子。

“天和，你那个小男孩是怎么一回事啊？”葵香知道天和不会对妈妈说谎，就单刀直入。

“是她与别人生的。五年前，她从井里汶到巴城做佣人，被人家欺负了，欺负她的人又走路失踪，她走投无路，大着肚子要卧铁轨，我看她可怜，就把她收留了，孩子生下来以后，她也愿意和我在一起。”天和老老实实在的回答。

53岁葵香的心灵深处，还是有着很传统的观念，不喜欢儿子娶外族的女人。这不能怪葵香，因为这种观念在华人社会是根深蒂固的，而且，由于语言的障碍和风俗习惯的差异，不同种族相处困难。但面对现实，她坦然接受，她能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。

(八)

红桥的房子修缮好了，天和充分发挥他的特长，木工、

泥瓦工、电工样样在行，把房间粉刷干净，用布帘分隔成两个睡房，厨灶、洗澡间、厕所、砖砌蓄水池，电灯，一一安排妥当。到旧货摊子淘了锅碗盆瓢，煤油炉，两张睡床，桂媚买来枕头和花布，车了窗帘、床单、枕套，配上从山口洋带来的被单，新居落成！电灯很弱，增容要花大笔钱，只好买一盏中国生产的锚牌汽灯。没有自来水，天和买来一个二手水泵抽取地下水，爪哇岛的地下水只是比海水稍微淡一点的劣等水，咸涩，不能饮用，还得向拉着板车走街串巷的水贩买水喝。房子周围都是从外地农村流落巴城的穷人，马来族、巽达族、马都拉族都有，大多拖家带口，通过村长恩准在空地上用竹篾搭建各式各样的房子，密密麻麻的没有排水沟，没有公共厕所，污水横流，老鼠比猫还凶狠。居民大都是三轮车夫、搬运工以及无业游民，小偷、扒手、妓女，社会环境非常复杂，治安情况非常混乱。散落在各条小巷里的华人，也大多是从外岛过来暂时立足者。

葵香又与桂媚迈开腿，在附近找到一家服装加工厂，有手艺走遍天下，桂媚在加工厂上班。德翔也

可以回家来，不必住财务间。

葵香为天和的出路又绞尽脑汁！

巴城北部有一处外岛华人比较集中的居住小区巴特芒岸，葵香靠勤劳的双腿去查看详情。

在葵香悉心的张罗下，天和把玛腰兰火车站的房子卖掉，在巴特芒岸的华人区里租下一间房子，天和的巧手把它修缮好，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。

一波刚平，一波又起！

周先生的大女儿阿琴在印尼大学学西医快毕业了。他打算开一间西医制药厂，把自己的中、西医事业做大做强。他看好了德翔一年多来的业务表现，把银行的所有业务及两本账（内部流水账及对付税务检查的假账）都交给他管理，配备一辆小车和司机给德翔使用。中药材方面，通过邮寄包裹的方式，每天几十个包裹寄往各地的药店，都是名贵的高丽参、西洋参、当归、藏红花、麝香之类，生意很有起色。周先生来到红桥，直截了当的对葵香说：“找个好日子，把德翔和阿琴的婚事给办了。”